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雜著

顧侍御課餘草題辭

予少習舉子業覽國朝諸名家大較有三言爲符始之認題欲其透以解次之鑄辭欲其博以雄又次之鼓調欲其宕以雅抑及以此顯遊學士大夫間及晚年來取六籍及四書之旨而折衷之則又以鍊心爲本鍊心云者所深求乎聖賢之學而得其名理之至者也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

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禮以道度數其旨不同而仲尼者所謂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矣其他曾子之言切以實子思之言精以深孟子之言昌以辯顏淵仲弓問仁子路問强子貢問政樊遲問稼原憲問恥學之者各徂夫質之所近以爲學而教之者亦各因其才之所及以爲教疏其明而通其蔽高下小大深淺之旨曲以中繁而賾殆不可勝數而吾黨固不當畫一以摭拾之者而世之高才生往往移其甲者系之乙系之丙又系之丁不相蒙近且雜揉百家異同之言勦而附之者紛紛矣

予故憫焉而間或撮其旨而與諸生讙讐次之半信半不信而予甥顧孟先獨稍稍解頤焉孟先既以文爲今相公荆石先生所錄魁多士名當世已而宦遊他州郡及罷官歸時時聚昆弟子姪及他諸生輩課之片楮所落人輒膾炙之計凡若干近且裒而刻之名曰課餘草併附鄉會試卷予覽之後先不同調然大較按諸名家所稱三符者爲棊而其匠心所至則間又於予所修心而未之得者或梯其戶升其堂矣世且謂君不乏舅家風君抑以此自色喜然予繙觀之語不云乎青且深於藍

翩翩五色矣間請予言弁其首予於是書以歸之而世之士必有能知之而量予之非阿所好者

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

歙州李復陽山人者按許京兆所云古之韓康者流以賣藥爲業而隱於醫者也戶外數有折肱者過稍稍隨手愈於是湖中縉紳大夫翕然相與從而詩歌之然大較僉探郭璞輩遊仙諸什以相上下而未必山人之深也或以扣山人山人不答嗟乎予獨疑老氏不云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無者天地之始世之所習長生者往

往附離能經鳥伸及鉛汞刀圭之術以相揣摩恐非軒轅氏所問道於廣成子者之本旨也抑不知世所共為沉酣戰鬬者而能漠然屏去內之不以緇乎其心提乎其精而穎乎其形茲或洪厓安期生以下所蜩蛻而逍遥於蓬萊方丈者之深而要之於世所從事不啻燕且粤之矣復陽山人聞予言驟然色喜而嘿然卒無以應予於是書而綴之山人之帶而併以弁諸冊之首

題黃說仲詩刻引

予台州黃說仲嘗以詩寄予山中又數年說仲傾

槀所貯諸草曰山居曰金臺曰淮南曰於越曰東歸曰檇李曰秣陵曰倦遊曰林棲曰吳中曰長水曰家園曰白下曰由拳曰溧上曰南還凡一千七百五十五篇屬予序嘗聞詩言志孔子之次十五國風以及雅頌之什豈皆淸廟明堂之聲哉第各言其心之所之而出於閭里田野婦人女子之口者僉列而聲歌筦絃之云耳漢魏以後學士大夫力為追琢以戛金石鏗律呂隋唐來又由之以競仕進天寶大曆而下詩愈工而於古者之旨愈遠矣嗟乎譬則水泉也豈必渤海皆瀣瀩乎哉爾雅

所云或檻或泚盆能觸而成聲澤日星紆紋縠而疏之爲江河爲沼沚者巳說仲多超逸才而又好吟咏故蹊田里起家與客遊所嚮往往其世之騷人墨子縉紳大夫相唱和不敢謂盡追古者國風雅頌然要之以蕭疎澹泊之思發之爲優柔醞釀之什翩翩乎山澤之音而能言其心之所之者巳予故爲題數言而歸之

讀賀道星危言引

友人賀君道星者漢所稱高材生數稽之有司鬱鬱不得志於是發憤當世手次危言二十二條其

自許比長沙傳賈誼屬予覽而序之予不佞間按
君所次大較奇崛卓犖曉暢今古非惟縉紳學士
所不敢言抑亦所不能知者從而覆之於予心所
奏泊者三之一其所疑而欲爲面訂者三之一而
中或感慨憤激於世之耳目所嚮不無支柱者亦
三之一稍稍心悸不敢下筆聞爲書以復君且謂
孔子作春秋至定哀之際不得不婉其辭蓋有深
思也予因爲之驚弓而不敢不以戢羽聞者嘉靖
戊戌年予嘗抱策試南宮適經房李公學詩首錄
予卷屬之顧文康暨張文定公張文定亦大喜而

顧文康讀所答策問曰正德以前賄賂之風止行於中官而近年以來則交乎縉紳矣怒曰狂生姑置之文定爭甚力僅置之第十三當是時予非文定幾擯不以與予釋褐後三忤執政仕路迍邅罷官歸且久而中所銜者未已也嗟乎予與君縮帶交者二十年其敢以少所困踣羊腸諸險者而復爲從諛其間也乎君亦嘿然又旬日邸報傳聖天子已允閣臣之請詔以　皇長子明年出閣閣禮官所上儀注大較不必遽備宮僚姑就儒臣講肄經史君曩所慮正統年間王振之擁乘輿

而蒙塵漠北正德年間劉瑾之擅宮掖而濁亂王室於今可拊掌而頌太階也於君所次危言略相似君於是亦色喜謂予曰漢王父偃且披賈誼所請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君其可爲一言以弔長沙也巳乎於是無以辭且曰君所條二十二首異日當必有次第採擇而行之者敬以一言系之首以爲左券

從祀議

嘗聞祀者事也人所共嚴而事之之謂祀故易曰萃有廟然則今學士大夫所議請從祀孔廟者紛

然甚且互爲異同大較其所首之以陳獻章王守
仁者什之九次之以吳與弼羅倫胡居仁章懋莊
昶陳眞晟賀欽羅欽順蔡清王艮羅洪先諸輩什
之二三甚者下及呂柟黃仲昭周瑛高明之徒言
人人殊無他人之所見不同譬之睹日月象緯於
中天者中多所同其或投之以陰崖障之以塹壑
不無所異其勢然也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先
之以古者釋奠釋菜之所由來也而次之以孔子
所云則世之紛紛者可指次如掌矣竊按古者士
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則以釋奠然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者也我　國家惟兩京太學及郡例為釋奠而州縣以下特釋菜而已然聞古者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夏則以夔與伯夷春秋以降則以周公孔子及孔子沒而學者愈推尊之故所在尊孔子為先聖而擇孔氏門人之高等曰顏回者為先師此其隋唐以前之大略也已而稍稍又及十哲或別為四配又按家語史記所載仲尼弟子七十二人並得隷之學宮時或廷臣建議及漢唐註疏諸儒伏生毛生大小戴高堂生

董仲舒輩中或繼之馬融王弼王通杜預韓愈歐
陽脩舉廢不一已而濂洛關閩復大明孔氏之學
於是周程張朱并嘗時門人所附離而起至我
朝則又罷去其所故濫者若馬融許衡輩而
肅廟時獨採禮官議躋陸九淵而他疏薛瑄并王
守仁陳獻章已而獨　詔薛瑄從祀焉此鉅廟祀
之先後本末也頃者諸臣復請已蒙　皇上詔
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庭餘所品次寢
而不及誠所謂　聖明獨見已令下　兩京太學
及外郡州縣祠春秋矣而或者猶不無如聚訟然

攷古者釋奠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而推之則凡志孔顏之志而學孔顏之學稍與六籍之旨互相發明羽翼吾道海內學士所共嚴而事者僉得而俎豆之矣又何嘵嘵焉於異同之吻乎其所執稱者大略謂先輩所訛陳獻章王守仁以禪寂者已該諸臣一則謂獻章之學以自然為宗一則謂守仁以致良知為案其出處功業不同而學術所究則僉直見本體蓋與孔門之求仁及參之周程主靜定性之旨可謂千聖一轍無容議矣而胡居仁之超卓雖不能如獻章二人而其篤行存

心則大較與薛瑄僉閤嘗考薛之讀書錄與胡之居業錄其本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實際而非世之徒爲口耳而已者或者猶以吳與弼而下或未之及故　廟堂甲令已有定議而外之尨雜雷鳴者種種也然孔子不云乎曰吾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夫中行之士孔門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下以德行閑稍稍或相似既復得曾參不過數人而已他如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要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於孔

氏之道似未能徧觀而盡識者他如曾點公西赤漆雕開宓子賤原憲高柴之屬於時固亦傑然聲稱者然要之非狂卽狷之近未必與聞乎性與天道者也其他家語所疏七十餘人今皆羣然廟而祀之得非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聲施者哉大畧

國朝以來獻章守仁蓋於聖門庶幾中行者巳要之吳與弼崛起江西首倡心學而陳獻章首從海南師事之巳而賀欽莊杲王艮輩僉稱曠達殆狂者之近也薛胡之後又得羅倫陳眞晟羅欽順章懋近復繼之蔡清羅洪先輩或抗疏直諫或砥行

閭里或經學沈潛或名理醇粹其材器小大不同而要之皆猶者之近也且孔門之聚斂如冉求圃稼如樊遲甚且慾如申棖懟愬季路如公伯寮其他子弓以下不可勝數皆得按家語所載名氏而祀之者何以其嘗及聖門登堂習禮或謂其身通六藝似足以紹明而羽翼之故也然則諸子者皆國家累聖緝熙天開文明之助於聖門千年而還庶幾得其一體者舉而祀之又何不可乎第國莫大於祀祀莫大於孔廟必日久而後公議定必世遠而後人心明倘如嘉靖諸臣所請各行祠於其

鄉邦足以附麗宮牆而風動後學者已即如宋室南渡後周程門弟洎及支流派分以漸而顯譬則青萍之劒歲月愈久則礪鍔愈發不可磨滅今上明盛所謂日月中天者已焉知五星二十八宿與他象緯之屬不及以之後先焜燿而寖明寖昌者乎謹識之以俟後之君子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議

或問唐貞觀間詔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其三王之盛已乎曰然宰相者權天下之政體者也諫官者持天下之公議者也三皇而上宰相不專設大

咨詢以六卿兼公孤之職佐天子以論道經邦於
上而諫官亦無定員傳記所載瞍誦瞽箴士傳民
語庶人謗察姻戚規過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甚且
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雖百工技藝亦得執事以
諫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
可見當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所以君無逸德朝
無失政而所致大猷之治以此也漢以後設左右
丞相後又獨設一丞相大較與今之宰相等武帝
則又別設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等職而丞
相雖稱非封侯不得拜然王臧衛綰翟青李蔡石

慶劉屈氂以下特伴食而已甚且數以罪誅而田
千秋得以一言之間擢之而公孫賀則又聞天子
召拜流涕辭謝不願當印綬光武中興一切功臣
不以與是時諫官止有謁者及光祿勳與議郎等
職亦未聞有額設也魏晉而下始設中書省及開
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等職列為宰相其職始專重
而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僉相王珪魏徵輩獲
以諫官參大政當是時太宗旣以英風大略不世
出之君而宰相與諫官又皆僉起草莽奮矢石以
定天下語所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故史稱貞觀

之治與商周等而自茲以後寖冒寖微其風不可復見矣惟宋仁廟時庶幾近之宰相若呂夷簡晏殊杜淹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彥博輩總機務於上而諫官若孔道輔王堯素蔡襄余靖歐陽脩唐介呂公著等以明諫諍於下及考歐陽脩所上牽復諫官劄子則大較當時名爲納諫而景祐中仲淹以言宰相夷簡貶皇祐中唐介以言宰相彥博貶其後吳中復呂景初趙抃范師道韓絳輩僉紛紛坐忤宰相攻訐出逐則其言雖或時納要之僉繇中書省以按行於外而臺諫諸臣數得以補闕拾

遺其關要之亦不及唐貞觀時故事一切政體互爲參酌調劑而行稍有異同輒及對仗彈劾而宰相侍罪天子且爲震威以從之故曰貞觀故事三王而上之盛而降及後世不易得者然愚則又有一說也唐貞觀時王珪魏徵雖位諫官而爵位朝參僉以開國名流三品以上與房杜鴈行相次若宋以來間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所稱官特七品然則參之貞觀不無少差矣況在當時所領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非若今之舉進士稍由讀書中秘或歷中書博士行人及推官知縣等職即可

鱗次而補也大略金以明經學古敭歷中外頁當
世名公碩卿之望者始得與選故孔道輔而下章
奏所傳僉可以兩漢書疏相表裏而與日月爭光
者也竊觀隆慶以來言路頗開其間獻納忠直蹇
諤者固多而妄爲撫拾浮沉者亦或有之甲可乙
否旦黑暮白甚且內託中官互相排陷稍出公議
指爲朋黨而二三年間情尤孔棘矣嗟乎得非古
之所謂讒說殄行傾覆邦家如漢所稱江充郅都
息夫躬公孫祿之屬者乎有一人焉獲同寮相入
閣議事焉知其不爲諂訛不爲貝錦上以熒惑

天子睥睨宮掖而下以混淆善類濁亂王室者乎
繇此言之則是引諫官以共宰相持衡者固爲盛
世之典而惟選天下明經學古救時行道者之賢
必其譽蓋四海望擅一時而又深沈彊毅難進易
退者不然倣宋所別爲制科及如司馬光所稱十
科取士之法或及稍備三科五科以上者始得首
署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或五七人或八九人
始得入閣議事他所散列給事中與試御史照常
點差隨事建言大略臺諫入閣議事者既係資深
望重或得倣宋故事即許次補兩制茲固所以開

天下之言路以持天下之公議亦所以愼天下之妙選而不至淆天下之國是也不特是也宋之左右正言及兼知制誥等官非天下第一流不以與而集賢校理說書館閣諸臣或稍稍內外相參大畧僉議公卿舉以自代而異時稍有不稱者併罪舉主茲又漢唐以來時時行之而頗有明效者也試以質之博物洽聞之士而剸決焉

字袁令五字說

袁侯之令我烏程也邑之人所共歌舞之者若父母矣已而侯出其所命五公子者之名曰溫良恭

儉讓屬子字之子按之五者仲尼之德所根於心而生於色當其以羇旅歷聘七十二國之閒而國之君與執政所共覽睹之無不心醉而神解而子貢者仲尼之門以高第稱故能枚舉而指言之者若此然按朱元晦傳註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子獨不然竊按許氏說文而字溫曰伯厚次良則字之曰仲易次恭則字之曰叔莊次儉則字之曰季節次讓則字之曰幼遜仲尼之道譬之太和之元氣其所蘊於中而見之爲可象者强之爲五易所云於稽其類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矣而抑又何

必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乎予復系之以言而告五公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我侯之名五公子也不以世所浮慕而獨舉仲尼之德以名之且欲諸公子顧名思義而學其道焉孟軻氏不云乎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冉閔以下則又具體而微五公子者得無均之猶太和之元氣而如詩所歌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乎茲則侯之所命名之義而併示之以家法者固在也其於春秋傳申繻所次問名者之義又遠矣

吳養貞生像賛

伊何人斯兮白皙而髯褐爾衣兮韡爾冠貧且骨立兮行獨完毋謂文不療飢兮猶足以潤身而爲觀毋謂奕不登品兮亦足以解帶而爲歡嗟乎吾將其爾吸日月服煙霞晞髮匿景乎山澤之間以嘯傲其天年

髯翁自賛

學無獲業無立以詩書文章自娛非其志之所適然而手玉麈席蒼石松蘿縈其前鶴鹿載其側翁聊以此吸雲霞匿山澤詎其似之漢陰叟浮丘伯

題松竹梅圖賛

望之而虬龍其蔚兮或呼之爲大夫之封抱之而環珮其鏘兮或仰之爲君子之容擷之而又氷雪其㚔兮又將卜之爲幽人處士之宮當其微風所泛響合絲桐姸姿玉肌香氣滿叢明月如拭恍然林中交枝俯檻疎影横空斯時也闃無人聲瑩若水碧嚴霜不以悶霏雲不以蝕同盟者惟麐跡與鳥音綰帶者秪女蘿與薜荔游冶少年之所不能窺繁華公子之所不能即抑惟物外司馬洞天羽客固將憑之角巾竹杖黄冠鐵筱劃然長嘯水落

石出不然圖書琴樽俯仰自適短歌微吟濡毫灑墨吾將卜鄰乎三君之間而與之左右徜徉共爲四一也與

周叟像贊

鳩之杖而鶴之氅兮望之若仙貌之澹而情之遠兮挹之若川謂其內不違親兮朝咏乎蓼莪之篇謂其外不絕俗兮夕誦乎柱下之言予嘗過其廬兮松蘿爲壁薜荔爲垣左列鼎彝右俯琴絃翩翩乎山澤之間嗟乎而豈世之風塵坱壒者之所肘且肩予將挾之以扣鴻濛問雲將而忘乎耄耋之

年

半鏡賛有序

鹽官有査婦者年十九而其夫君懋功亡父欲奪之他嫁婦手帷中鏡而中剖之半以殉夫君葬半以取而佩之終其身予聞其事而丞之以言曰

嗟彼鏡兮團如月半而剖之光無缺一以寘于夫之懷一以留爲婦之玦生同衾兮死同穴千秋之下化作雙龍劒兮雌雄相隨其超忽嗚呼玆所謂發宿之精兮予書之名不滅

文武爲憲冊贊二首爲督府常公題有序

嘗聞天垂象有文曲有武曲傳曰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此言體象之異而兩兼所難也自古記之矣我督府常公繇給事中出典浙鄉試事其所釋浙之茂材而校之者三千人既獲其最而歌鹿鳴以獻之　天子已而又繇御史中丞出督我浙其所席吳越佽飛跳盪之士於以奮熊羆力戰鬬而捍封疆者特衆居頃之西夏之卒且内叛也　中朝所徵六郡材官以當之抑孔棘矣公又别爲選鋒命將統三千人裹糧萬

里以赴之卒縛首亂而西夏以平當是時
天子且倚浙之技擊不異古秦楚也而海上烽
燧入犯朝鮮其所馳羽檄而列之爲冠軍侯者
至于再至于三猗歟盛矣近且以他言者召還
舊京而帷中所袖飛沙走石輕裘緩帶之士所
故嘗肄之左肄之右而心膂爪牙之者相與欷
歔太息於其去各爲供帳祖道上而攀轅以送
之者塡路也予甥侍御顧君孟先令善繪者圖
寫之以副屬車予於是撰次其事而兩系之辭
以贊于左

言偃以來詩書孔嘉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公秉銛槧較文吳越三千子衿拔其秀傑貢之　天朝聿爲顯遊鏗震巖廊赤刀天球在唐敬輿在宋永叔桃李宮牆瑚璉馥郁縉紳所傾風猷桓桓薄海內外令聞不刊

公之提兵猛士如雲鷹揚虎瞰呼爲冠軍項閭西夏叛孛跋扈羽檄紛馳遠近駭怖維公忠憤選鋒三千命將統之萬里赴邊始焉諸道久頓堅城況復外購抄以胡兵節鉞所嚮傳其渠魁露布以聞獻俘　京師　天子璽書寵之賜金巳而征倭

劒戟如林吳越飲飛威名赫奕華夷共聞聲傳萬
國

水西楊先生像贊

先生之心氷壺秋月先生之文流雲飛雪三試省
闈兮鳳翅垂而馬蹄蹶不得通籍鵷而趨金闕予
自十二受經於帷中兮幸獲廁弟子之列毋痛先
生之不壽兮數欷歔其嗚咽

河南上官日夢記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所
夢又三十餘年而乙酉秋
八月十八日
追記而書之

予故忤執政由吏部司勳而左判潞州又踰南京

禮部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總督應公檟屬故知且覘予不欲赴官也牒督促之甚亟勉爲赴官壬子春二月道經衡州予以家屬寄郡太守蔡子木而單騎抵任移書乞休督府復持不可且欲勒府江夷而以府江道楊公不諳兵故牒楊公由萬壽嶺以行而檄予署其部當是時諸猺獞據鬼子等砦劫略吏民甚且縛陽朔令而殺之督府方議大征予按往牒及地方長老大略治南夷之法莫善於鵰勦而莫不善於大征予卒以鵰勦法收大征功蓋督府不餉斗粟不遺鏃矢而俘斬千人返

民田盧十餘萬詳具府江紀事及蒼梧誌中督府疏其事於朝應公櫝晉尚書予亦徙爲大名道兵備副使當是時執政且以鄕所出爲僉事者籍之也今反以知兵名譬則垂翅之鳥而復颺矣當奈何於是時諭兵部疏請割順德府隸大名道而劈倒馬關一帶關隘專責之約曰大名道歲提兵五千赴倒馬關防秋以遏虜入嗟乎大名道去塞二千里故無提兵防秋事例提兵防秋自予始且順德古邢州故隸井徑道而一旦創割以屬大名者蓋以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戒嚴倒馬關一帶

關監頻年虜所從蔚州閒道深入處脫有警予且擢罪矣而郎署閒抑或稍稍以執政所合謀者聞予予聞開封府城隍之神爲最靈上官之夕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也首禱夢夢一道士戴九陽巾而肘挂劒一藥瓠手櫻拂予前扣姓道士曰姓呂予愕曰君非洞賓先生乎道士曰唯予俯首揖之而曰聞仙遊舊矣先生其肯度予授長生不死之訣否乎道士顧曰君方持節仕宦第恐孽緣不斷耳予奮袂曰先生脫不斬予固當棄妻子如敝屣耳道士笑曰予前行君第隨之俄而道士携予入

萬山中山所夾路而虬松者不可勝數風聲颯颯
然循耳而至下顧左右山之麓則海潮猝沸波濤
萬千若憑魚龍之宮然時道士前如飛予從後躡
之月明中天風且獵鬚髯撲左右肩予亦首戴黃冠
服道士衣手掉竹如意而歌曰賦歸去兮山深谷
哨採名花兮長生不老臥白雲兮天長地久道士
復顧曰吾爲汝改一字當以臥字爲共字予亦抵
掌大笑道士忽不見醒而策曰城隍且謂予免官
當以黃冠入山矣而按察使趙君正學蜀人予同
年深知也屬公燕予告所云趙且謂夢中語何足

深訝予亦竊計脫有虜入則罪且不測於是閱所
部署故隸尺籍之馬步卒五千人汰其老且羸弱
者別募少年而善騎射慱戰疾鬭者三千人於是
嚴什伍厚衣糧精器械貯火藥繕介冑以從事而
山東及河朔諸州仗劒挽彊椎剽之士稍稍來又
別倣漢衛青武剛車及晉馬隆偏箱之製而稍增
損之為戰車三百輛大較弩銃挐鏃相隨令虜未
至則遠斥堠輸軍實以自便稍及則環車為營而
各劃壕嚴陣以待當是時大名道之兵為最雄予
間察諸部曲中投石超距日夜覘虜之至而欲倖

有功諸持節使君相繼飛章疏　天子願屬予

出塡塞上矣明年執政陰諷廣西巡按陳君善治

劾予不當私斬馘者之賞竟從中下其疏免官歸

今且三十二年矣予不能遽服習長生不死訣或

謂予猶可偷活十年二十年無恙也豈曩時夢道

士固驗邪而予所歌採名花臥白雲其及然乎否

邪予於是按年而追書之以系之家乘云

書高祖得閒先生像及詩文卷

右予高祖得閒先生像併得閒圖及說序五七言

詩什一卷葢宣德正統年間墨蹟也予兒時侍大

父愛梅公習聞先生好種名花搆園林穿池而魚及貯古法書名畫與古鐏罍諸器以自娛家雖不甚饒間獨好賓客客之善爲詩歌文章之什者數過先生先生未嘗不共之連袂膝席投壺雅歌以歡也故自號得閒今覽先生像角巾拄杖風神若氷玉蓋蕭然物外者也已而又按武康沈公仕繪所爲得閒齋圖里人丘公大祐所爲說浮梁戴公瑺所爲序與夫羅公鉉胡公克臧陸公儔朱公弼劉公蘭楊公銘及湖中吳公榮輩所詠歌大較先生澹宕不羣於戴公所按湖中故事若陸鴻漸天

隨子玄眞子與沈士麟之屬略相似今且百二十餘年而當時風流文藻企已湮沒也久矣而里中父老無復能知而言之者矣予姪太學一相從族子廢簏中得之別有友人青門沈仕圖則予姪於嘉靖年間而續附之者嗟乎柳柳州宗元嘗記先世以來執友名氏不敢忘況予祖得聞先生所嘗共諸騷人墨卿而宴歌嘯咏其間者乎予於是沐浴焚香再拜而書之以遺姪併令謹藏之以副家乘云

文訣五條訓緍兒輩

一曰認題題須從一章本旨處識得眞種子因而一句一字以求其雋永之深我嘗謂孔子所見與羣弟子顏曾而下逈有不同卽如子貢季路子張子游子夏輩種種見解種種話頭至於孟子又自一番光景矣今之舉業家絶不知考究甚且竊莊老左傳戰國策之言以攙入之誠所謂俠邪優伶而誦佛經道籙也有識者覽之拊掌一笑耳題旨既得然後布勢調格錬辭凝神以下一一俱解世之善爲文者猶時時有之至於認題則罕矣

二曰布勢勢者一篇之起伏呼應虛實開闔大段

處勢欲其輕以揚無令重濡欲其疎以鬯無令窘澁欲其雄以偉無令單弱欲其婉以遒無令麤厲令人讀之如雲之出岫泉之下峽而飄飄乎羣仙之凌波以過斯則文之善也

三曰調格格者譬則風骨也吾爲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汝輩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學箇中風味須於六經及先秦兩漢書疏與韓蘇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於胷中將吾所爲文打得一片湊泊處則格自高古典雅即如不能高古至於典雅二字決不可少如不能透入此關郤須手王守溪唐荊

川倫白山張龍湖汪青湖輩諸大家文一一咀嚼之久久當有得切不可如近日少年所爲軋札荆棘詼諧浮薄與一切繁蕪掇拾之言而自以爲文也縱及中第不免鄙俚尖酸戒之戒之

四曰鍊辭辭則譬之美女之膏髮畫眉朱唇皓齒飾之以翡翠明珠衣之以氷綃文綺也學者往往不裁不剪塡塞滿紙雖多何爲

五曰凝神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窅然之思一唱三歎餘音嫋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無窮者也入此一步則莊子之秋水馬蹄離騷之卜居漁父

諸什下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益吾神助也吾嘗
夜半披衣而坐長嘯而歌久之露零霑衣不覺銀
河半落明星在掌巳而下筆風神倍發也此皆吾
所得者卽如兒輩未能也須於草稿完後便當再
三瞻誦將篇中得失處徹首徹尾審訂一番當刪
者刪之當改者改之當擴充者擴充而馳驟之務
令文之神王而煙波無盡不可草率了事以上書
壁每夜當誦三五過無忽也

讀秀水李侯德政錄題辭

予年逾八十閉關獨臥嘯咏自適與世隔者累十

餘年於玆然家若水上若去秀州特百里濟南李侯錄萬曆巳丑進士剖符令秀水下車以來客數口畫侯之德政神明特茂邑庭之訟者賦者府史胥徒而從事者農之田于野商旅之藏於其市出於其塗者他州里之越疆而質成者大較剛而不吐柔而不茹非惟世俗吏所不能爲栁亦沾沾自好而逞材智競掊擊以媚上官者亦耻且鄙之而不以爲以故縣之諸生及縉紳大夫之矢歌賦文而交口以頌之者朝且夕焉屬於耳垣不絶也頃以三載考最獻　天子而縣父老共上章倣漢

借寇故事攀轅遮留之又復採縣之風謠及詩歌文章之什裒而梓之爲德政錄而門生陶國楨抱之過齋中嗟咨絫欷于三覆之歎異其治之卓而得民之艱且深至此也追憶少嘗令青陽令丹徒抑或竊民譽碑且祠之春秋矣顧於侯不無愧色嗟乎孔子之稱鬭穀於菟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侯且驛召入爲侍從以去他代者來倘及採茲編覆故牒所行事侯之德政固當與日月俱遠也巳

楊同野像賛有序

予少受尚書於水西楊先生而先生之仲姪輅字汝乘予復以所受尚書而轉授之貢爲博士季姪軾字汝瞻別號同野時則童年而予第進士宦四方杳不及共君遊也君且沒而子炌出爲博士後以醫名里巷間予數賢其廉且固絕不以世之綺繪爲心者間嘗賦詩稱之一日抱吳仲文所爲同野君傳過草堂併請題其像按傳君少讀萬石君傳及聞楊伯起暮夜卻金處心輒嚮往當父之蒼皇避倭寇窖遺以金三甕也能出而分之兩兄庶幾哉漢兩賢之節概也

巳于獨愧於君里閈間猶不能習知君又竊太

息假令　國家採漢舉孝悌及獨行故事君或

當翱翔當世豈特沒齒田野無聞而已哉贊曰

君之行擇地而蹈兮斤斤乎幅尺與繩墨君之心

抱道若冲兮肫肫乎確守與恬寂君之文句字切

劘兮而又鏗鏗然音節應金石惜也不及顯之嚴

廊而顧以遺之山澤于題其像兮俾後昆其守其

家法與轍跡噫允矣其無斁

香奩詩草題辭

嘗讀詩之關雎以下竊感古之后妃而能於琚瑀

環珮之間發之以琴瑟鐘鼓之音化行江漢傳之至今秦以後若漢之班姬曹大家唐之徐惠妃千百年間寥寥然不數人耳甚矣婦人女子之能言而載之形管者固少也近得嘉禾周逸之裒其妻桑氏月姝所手著香奩詩草于三復之其課織篇曰淫雨春風併作狂殘紅飛絮影紛忙瑣牕課女勤機杼玉指抛梭日正長暮春詩云日上綠槐垂屋蔭夢回款枕睡初醒金鈎半控簷前色無數殘紅積蘚庭春宮詩曰啼鳥數聲醒倦夢杜鵑花映碧牕紅春霽詩云破却閒愁調翠文織成錦縷人

新詩賦燕云忽成莊子夢不向漢宮飛翠雲章篇日渾疑鸚鵡遺雙翅恍似蒼苔石上斑寄語西家憐美色莫移屐齒步庭間其櫛句比字而鏗音聲大較上薄唐人下雜宋元而聱牙聞所絕少者周君且欲刻之乞予言弁之首嗟乎其殆古所稱國風好色而不淫者與予於是次第其言以歸之

僮約

滇中趙中嶽老翁之肘青囊而從予遊累十餘年于茲已而其子重華年二十三抱府牒出訪父貧無以爲舟車費躡草屩由荆襄豫章遡邐金陵入

三茅峰而來之逢也適異人口告之以而父今棲常州南禪寺忽不見重華異之轉而過南禪寺以蹤父父出遊時其子尚孩提兩相嚮不之識其子若心動者牽父裾而號尋復出府牒詳告之以家所遭姊已他嫁及母氏亦歿本末翁始[illegible]然出涕兩相抱而哭當是時客南禪寺者無不驚且憐相嚮洒泣而助哭詳予所撰趙氏客遊述中未幾重華客死錢塘翁復以旅櫬寄錢塘蕭寺中予為書促其南歸而翁復欲携子喪不能也聞滇中故知者某任長蘆鹽運使於是復北走長蘆使且以母

憂先行矣不得已轉曲阜謁闕里適孔聖公以其
解青囊也令望先師墓宫翁按青囊家言撤去元
來所羅建石坊牌五座併芟薙左右之翳而不中
法者孔聖公大悦賜之衣一襲餽之以金以歸歸
而至維揚從舟次忽墮水而折其足脛項復買舟
以丙申春三月九日過予堂予適掃墓還而翁且
蹲而俟河之滸予大驚攝衣令僮奴負之以臥予
賓榻間予視其左右膝已枯雖溺且糞不能也而
僮奴輩又厭苦之予於是別召文昌祠守僧某令
開菩提心從其橐裝客之予約月給食米三斗錢

三百以助薪水費而于所日宴賓客蔬果魚肉令僮奴輩日貽之再且三也枕簟裘帳時其寒暑無乏嗟乎趙翁從此待盡當不復能南歸也已于特爲約示僮奴曰趙翁之歿倘及于未塡溝壑孔子不云乎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于嘗携翁殮併㫖其子之旅櫬合葬於璉市之西界郎故所殯徽之吳吳江之宋兩公處假令于先翁而沒僮奴輩其請兒輩收葬之如于指萬無令翁之父子遺骼暴骨云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間讀陶淵明所著歸去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
共爲古之棲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
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
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
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讐博浪沙中者然
子房剏謀雖無成猶藉眞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
依漢以亡秦也嗟乎淵明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
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
成其人雖云没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
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士之無及然

則淵明豈肹肹然歌詠泉石沉冥麴糵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鬰之縶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昔人嘗稱東方朔避世金馬門予抑謂陶淵明茹芝黃石叟可也梁昭明太子序其集亦云其意不在酒寄酒爲迹者也蓋知而未盡而蘇文忠公貶南海時間亦嘗和之公故以諫諍抗朝廷豈其放逐以後飲鬱無聊之旨固在兹歟予友人周逸之田野間以歌詠自適者數手陶氏集抱膝而誦復絫欷不自已已而一一和之且按章摘句

按句櫛字按字循聲毋迺近於俗所謂無病而呻吟者乎然其旨趣寥曠興寄恬遠其殆近古之山澤而欲遺名身後者巳乎故多賞心而題以歸之

何氏園林記題辭

世宗御極時吏部尚書唐文襄公龍文選高公簡竝好士而何公遷暨不佞坤叅獲推擇爲吏部郎當是時于兩人方礪名業相推挽未幾執政怒吏部數忤諷言官搆文襄公暨文選郎削籍去而于兩人亦叅外補明年執政亦坐事棄西市而于兩人獲還南省何補考功郎于補精膳郎抑稍稍共

以詩書道誼相追琢何且遣其子長公某暨壻高生其企從予受六籍百家言時則次公仁仲猶孩提間然予覘頭角用竊嘆其為何氏千里駒也已而公猶稍稍通顯累官至南京少司寇而予獨忤他執政用大名道兵備副使奪官以歸從此後兩人宦轍不相及聲問不相通久之公與長公相繼沒而仁仲間於公所讀書處故嘗三降之以甘露也而搆之為園輒按公所自好而種名花蓺嘉樹復穿池甃石欄檻之以臺榭洞房又於城東南復引流水數里倣仙家島嶼故事別葺為園題之曰釆

芳洲日携縉紳學士騷人墨子客遊其間而客亦
徜徉爲歡共賦詩歌若干什甚且不及遊者輒嚮
風唱和頃貽所裒而刻之者上下編累二三百篇
而予三覆之翩翩乎海內之鳴球大貝什且八九
矣嗟乎先公以勳名道術奮當世而仁仲復繼之
以風流文物殆鏗金石燦琬琰也近携書屬予題
其後閒按海內之佳山水與園林益以其人竹帛
鼎彝所載相上下峴山則羊公祜匡廬則陶公潛
及僧慧遠竹林則劉伶阮籍輩七賢會稽蘭亭則
王逸少茅山則陶隱君貞白輞川則王右丞維滁

陽則歐陽學士修西湖放鶴亭則林和靖通要之或以勲業或以德望或以放達或以蕭逸世之搜覽好奇之士從而歌之甚且勒石誌而銘之故及以之闡當時而傳後世然則我仁仲之所以繼先公而與三湘七澤相照耀日月俱遠者其在此乎在彼乎抑亦僅以泉石花木與世之所共嘯咏而淋漓其間者乎予嘉仁仲大雅之標凌風之概而於先公疇昔升沉存亡之際重有感也故次其語而歸之

釋喙

髯翁年踰八十獨秘泉石世或喙其不善宦兮數
被執政者之摧擊然日月已逝兮專嘗紀之三黜
譬雲影之隨飈而駛兮又奚足爲欣戚嗟予解紱
還山兮今已四十餘禩無悶世幻與風波兮聊閉
關而守寂或爲陶弘景或爲何子晳或爲管幼安
或爲張仲蔚或爲劉蚪或爲宗測或爲郭瑀或爲
索襲士人過之非二仲之楗廉而逃名卽孫登之
彈琴而誦易巾車其堂者王逸少與支遁躧履其
庭者賀知章與李白天地爲帷幕煙霞爲枕席對
明月而嚮洞簫韻清風而吹鐵篴知之者數呼

爲物外司馬不知者僅稱之爲騷壇詞客醉則以酒而漉巾醒則染翰以戲墨況仲子棄官而歸來數扶杖而侍側築名園而繪以仙人舞袖峰穿曲逕而繼以處士少微室嘉樹成行芳草紛積知景鹿乳脯夕獻于鵝汁豆陳海陸錯饌將棗栗實閒鳴鐘鼓併奏琴瑟延賓朋其徜徉共歌舞以蕭逸當斯時也龜組非我榮魚袋非我適狎北沼之鳧鴈採南山之芝术半襲宕叟帶半習長生術罄丙夜以達旦令那問東方之日出

題南圃翁詩卷䟦

萬曆丙申冬九月二十八日姪阜抱其外祖父施南圃翁所遺詩卷過予堂三復之竊感翁嘗從父南村暨西亭兩公與方州持繡斧金顯遊中外翁以名族之子起家累千金其門下非無探丸擊劍輿毯塲之客也一切紈綺文繡世所矜金谷高陽池之勝固在掌握間也翁箧視不以顧獨倣古之卞田居東陵邵平輩從丘隴間揮鋤分畦種蔬蒔藥以自好又從而請兩從父暨湖之善詩者歌之詠之甚矣其澹且遠也及按卷末予抑亦嘗爲五言近體一章挂名其間按其年則嘉靖丙申予

第鄉試後之三年也迄今丙申甲子已一周矣嗟乎人生如寄語所謂風燈石火不能不於此而發欷太息也已予姑再為跋之後而以遺之其子之孫云

白鐵先生詩跋

白鐵先生者予湖之澹石名流也其以貲為郎而出判横州非其好也未幾輒棄官橐一猿以還其家居也惟共祝京兆枝山文太史衡山及五嶽山人黃公省曾輩為翰墨遊予年少先生覽予文數嘖嘖不置賜之忘年交予間過之先生數出先秦

西漢以來金石刻及法書名畫共爲品畫其最者
鐘鼎篆及嵇叔夜手勒山巨源絕交書間以覆之
梁昭明所載特竄數字又如朱紫陽所纂小學原
稿于覽之竊謂古所寶天球河圖不過也先生無
子抱仲弟濟寧州公之子以爲子屬予請好於伯
兄南寧公南寧公許之今且六十年予茲而予今
衰颯待盡當其嘯咏泉石思欲再睹先生之風流
文物而起之九原或當與其故學士趙子昂唱和
浪齋之深而不可得也先生姓王氏名　字
世稱白鐵先生丁酉十一月朔八十六翁茅坤

謹識

長孫元禎年四十遇始生日作誡詞以貽之
人有恒言翁恤孫況我年已八十六汝少而孤
尤憐今且四十拜光祿我今過之非爲慶我今有
言非爲祝但願力穡併修行式如金兮式如玉堂
上孝毋須竭力膝下教子須勤讀凡遇鄉黨須從
厚凡遇姻族須修睦寒者過之須解衣餓者過之
須分粟散義田兮開義塾力砥善行始綿福兆河
兆海實賴頻顧爲嚴督毋翁積河東三鳳未敢望
燕山五桂未敢卜但願兒孫事詩書慰我衰遲聊

自足

亡女像贊

望其眉宇則珪璋之潔而皓若雪問其肝腸則松栢之堅而操若鐵人皆謂汝以身殉夫兮貞且烈我獨謂汝忘耄耋之父襁褓之孤不以間且携也而於孝慈乎或缺嗚呼卞之峰兮摧且裂若之川兮悲且咽汝之從一以終兮日星珮玦其昭揭千秋而下兮名無滅噫魂之逝兮淚之血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歸安鹿門茅坤順甫著

表 策 論

擬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三氏子謝表 萬曆十三年

伏以聖王建學以明倫爰置先聖先師之祀 昭代崇儒以重道聿昭釋奠釋菜之儀禮典飭於廟中聲教溢於海外神人叶慶俎豆增光臣等誠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三王廟祭首之以后與伯夷後世風移攺之以周公與孔子蓋繼天立

御極必右文以揭虔廼若孔氏者刪述六經序天
而懸日月紀綱萬世振古而闢乾坤集羣聖之大
成祭百王之秘學人文攸繫名教聿彰故秦人八
而儒生憤抱祭器以歸草澤之雄漢皇出而尊敎
興招亡經以攷異同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卿大夫
士庶繇太學以達之諸王國膠庠合遠邇而採江
海沼沚之毛以誕將徧州邑而肅簠簋蹲罍之儀
以祼獻或陳樂或設尸肸蠁播於霄壤或繪形或
塑像火藻燦於宫牆豈特祭法之捍大患而禦大
災不惟祠宇之鄉分表而祉分建洋洋乎禮樂之

濔天地浩浩乎仁義之沛江河故歷代興亡以來
社或遺而廟或毀獨宣尼春秋之祀山不改而河
不移教振域中風流海外其間配饗顏曾思孟之
雲仍已而兩廡閔冉游夏之星爛必升堂而入室
者斯附惟明經而衛道者相從故揚雄劉向間因
公議而輒除而王弼馬融或聚群譏而隨罷得其
門者蓋寡非其類者不歆豈謂先臣獨蒙盛典兹
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首物神聖中天、
當車書會同之時聿顯聲名文物之盛睿制和而
六同韻天章麗而五佐飛謂孔氏之廟貌不𥨊無

以闡至教謂羣賢之祀典不備無以淑人心爰採有司之建言特下儒紳之刋定以先臣獻章奮自南海遠學中州道術本乎致虛口訣得之主靜官蒙　睿皇之驛召賜供奉於翰林顧守江門之蓬蒿特放歸於田野先臣守仁少逃佛老晚悟周程以致良知三字為符經以廢註腳一言為道妙縛宸濠而定叛亂寵之以河山帶礪之封舞干羽而降蠻夷列之乎竹帛鼎彝之載先臣居仁邈爾布衣業縣田野以居業為實際以力行為好脩其生也不沾一命之寵榮而甘貧同於自結其没也

大宏百年之譽望而樂道幾乎屢空　詔命禮官許之從祀金聲玉振之盛一旦共列乎廟庭江漢秋陽之光萬世叨陪乎法從此　國家之盛典寔儒者之過榮寵及九原光流後裔臣敢不矢心聖澤竭力家謨勉遵衣鉢仰　帝命之洪休克紹箕裘讀父書之遺訓伏願與人爲善能自得師樸棫道隆闡虞舜之盛治菁莪化洽軼周文之作人云云

擬問我國家驅胡元出之沙漠而定鼎幽燕語所謂兩相讐而世之者正統巳巳之變

駕沒虜庭彼且囂然虎視中原矣已而天褫其魄扈　駕南還去胥與宋之恥特綫也成化弘治正德迄嘉靖間部落南侵烽燧不息邇者唵嗒款塞歲通馬市　朝廷特賜之璽書寵以王爵由盧龍漁陽朔方鴈門迤邐西垂幾三千里刁斗不聞邊塵稍息或謂胡運之衰百年一時大較與漢竟寧間略相似矣然有識者猶不無侯應罷變之慮諸生者並三齊間跳盪跅弛之士固將矢志馬革而奮業疆場者其所按之古今而澈於心思者

舊矣其爲我詳畫可否且當轉而聞之于上
天下之患每伏於其所狎而攘於其所困困斯危
危斯戒而變之未兆禍之未萌固得以先事而待
多方以虞而制勝於無形苟狎則忽忽則怠當其
變之猝起禍之中劇而擁腫𡚒掌崩裂四出譬之
河隄方其螻螘之穴所引特涓涓耳已而突爲黃
金瓠子之决破州邑冐城郭溢丘陵而千里之波
魚龍爲宮抑且漂㳙震盪而不可收拾者已此
文子所欲釋楚以爲外懼而羊叔子於晉平吳之
後猶惴惴然無忘聖慮之請蓋有以也愚請得往

事籌之三代而上不服遠引秦始皇芟夷六國鞭撻四夷方其烹侯王隳名城殺豪俊坑儒生燔百家言以愚黔首且引李斯之言罷侯置守銷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彼自以為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也豈知陳勝吳廣乘隴畝奮草澤袒臂一呼而天下鼎沸耰鉏之夫矜棘之戍竝揭竿為旗剡木為刃殺長吏以應而自立為王及列侯將軍以下者不可勝數不朞月間而西鄉亡秦矣此其狎而釀亂者之一也漢高繼之懲秦孤立大封同姓誅功臣建侯王刑白馬共為河山帶礪之盟

亦壯矣未幾而呂氏之孽不絕如帶文景以下淮
南七國之變若吹蝟毛而起不數傳而因之以移
易漢祚蓋嚮所不慮者之戚畹也此其狎而釀亂
者之再也已而光武中興抑外家勳功臣閉玉關
謝西戎寢衛之間周且密矣冲質以後奄寺執國
漢室三分及司馬氏覆蜀檻吳纂漢魏之間而矯
紘易轍未幾而劉淵石勒苻堅姚萇慕容垂之徒
置然河山之間而晉且南渡矣此其狎而釀亂者
之三也或為外戚或為中國或為夷狄杳不可指
而晝至於六朝五代此其寖昌寖滅享國之促姑

置不論適若唐太宗之英風大略百戰百勝而有天下蓋於秦皇漢武之雄略相似而文經武緯殆或過之貞觀之治身致太平四海晏然外戶不閉可謂盛矣及開元之間府兵一變而爲彍騎彍騎再變而爲藩鎮范陽逆節天子蒙塵德代憲順以下外患旣梦內釁復作始則出中官以監禁兵再則召方州以除奄豎而朱溫李克用輩數三四起其爲患又於曩時復不相及矣藝祖殷監不遠散兵權置州軍設刺史畀藩服謹箝鍮飭維畧或謂五星聚奎天之啓宋文明之運匪淺鮮已抑豈知

北困於契丹西躓於元昊歲幣請購百年不絕徽
欽以降則又狼奔於金鷙擊於遼而胡元再入宋
且航海而六龍萬乘王妃帝子並沒魚龍之波矣
由此言之千七八百年間其所蹂躪旅奮跡剸亂
戡難受符命建國家者不可殫述然而不虞之患
雲翔飈豎乘間竊發因而覆王室裂河山譬之日
月易位虹蜺背適輪風怪雨貐災獸眚殆非明君
忠臣之所逆睹法家拂士之所能言者此無他天
下神器也天子按輿圖而深拱以撫之譬則國工
之對奕然方其分子布算連翩緯約間謂敵在吾

目中矣抑豈知一隅稍隙飛射徂擊或爲前駭或爲後蹙勝固得於眉睫之所及者什之八九而敗或出於壁晝之所不及者亦什之二三也故曰善戰者攻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言其疾如風難知如陰興亡靡定禍亂無常自古記之矣然則今之北虜陽爲款塞陰劫馬市狠子野心殆不可測我國家昌盛固萬萬無恙然深憂遠識之士中夜而籌按古而晝能無賈生所謂臥之積薪之下而火未及燃者乎苟據外臣言之虜稱天驕生長胡沙食肉飲酪射獵爲家惡則鬬敗

則鳥散無城郭無文約惟擇水草以便屯牧故曰五霸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者漢有冒頓唐有突厥即如我　朝累世騷驛蹂我王官掠我州邑無歲無之迺者嘉靖庚戌擁衆深入烽撤內庭牧馬京邑此其兇鷙絕倫一也　天子震驚羽檄徵兵六郡材官荷戈繕城然且狼顧脅息不敢遮擊萬騎若山疾如風雨此其彊弱不敵二也頻年輓漕內帑不支所當歲括百萬不貲以我所羡投彼所需僅及減半或可兩持此其折閱相當三也嚮也兩敵中外若剸積胔橫野流血成川今也解

讐枹鼓晏然士則緩帶馬或弛韝此其利害相懸四也又據閫臣而當事者之私言之虜黠而貪見利則親餌以綺繪漸可擾馴此則吾得而豢養之者之一也聞有跋扈飛揚斜纏夷酋傳鏃部曲解嚴此則吾得而羈靮之者之二也好生惡死裔夏所同聖德天覆犬羊悅從此則吾所得而懷徠之者之三也唵㗳既沒母子獸淫闔其支黨終焉不親此則吾得而間諜之者之四也脫有不讐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歷年之間可拱而竢此則吾得而遲久之者之五也之二者茲固中外之所共爲揣

摩於兩敵者之深而頻年防秋以後則塞下得按故事上書以報　天子而大司馬抑輒得按故事歲犒大小從事之臣以差固一時也然而䝉愚過計竊謂今之欵塞而請馬市於漢之竟寧畧相似然其剏禍萌悔中國不同何者漢武帝所當中國富溢之餘憤胡馬之不羈而數爲內犯於是赫然震怒推擇衛霍爲之帥而一時敢戰力鬬之士若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李息公孫賀之屬並虎將也外徵羽林飛佽猛鷙梟雄之卒數十萬五道出師以攻之當是時幕南無王庭而陰山瀚海

之間所過而哭者千里矣已而昆邪之衆十萬來奔而漢天子外築受降城內築單于邸舍以待之及其郅支之斬百夷落膽故呼韓邪且喜且懼願入朝見而因以請壻於漢以長保塞語不云乎不痛懲者不易行不嚮風者不失情當是時匈奴之死心於漢也已非一日矣今 國家二百年間數被侵軼間有俘斬第乘其細載出塞也掠其輜重及殿後以爲功耳蓋未聞有犁其庭而摧擊其衆如漢之時然者彼固未之深創也今之虜外則持甘言以邀市於中國而內則蓄異志以待釁於部

落末之或知者　國家邊欲引竟寧故事以尾而
待之得無如愚生所謂患伏於其所狎而秦漢唐
宋以來巧發而橫出者之禍殆且不遑巳乎且以
漢之强盛值匈奴之中弱而呼韓邪所請願保上
谷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塞吏卒以謝中國
侯應且謂不可而况今之時去漢遠甚區區馬市
所恃恐難以長纓而羈縻之也請以應之所慮十
事與今　國家所半相及半不相及者而一一折
衷之應之言曰漢武攘胡郤之於陰山之北故得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如罷邊

塞則失山陰之大利今　國家與漢故事不同遼陽以東別爲關塞矣朶顔三衛則　成祖之所以隔絕而臨鎮之者然而大寧內徙已非其舊矣近年遼東數被殘殺得無爲怨已深而古所謂脣齒相依之勢亟則合者乎一也應之言曰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其天性也恐不可以罷外城省亭隧若今　國家雖未嘗罷邊然按故事列圍之卒大較歲得以乘其暇而刬崖掘塹戍堡相望闌榆林寧夏之間先臣余子俊楊一清輩固多爲功也薊鎮之外譚綸輩亦稍稍緣山隘以加亭

障鳥銃星羅抑可無恙也雲中以北曠野蕭條獨恃馬市戍守或怠其所刻崖握塹者旣不及從事而遠近千里欲幾胡馬之不窺得乎二也應之言曰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里民猶犯禁而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愚則謂竟寧之欵所爲厚結者單于之自爲壻於漢禮賜衣帛倍於黃龍而王嬙以良家出之單于單于且驚不世之媛而神飛越也故一切虜帳俛首內伏而其統御猶一國家則諸部落所各自爲分黨而內利之者也語曰三人爲衆一室而父子兄弟往往分爨異指虜

其能以數十萬之衆而約束之如薪巳乎三也應之言曰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也設塞徼置屯戍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恐其思舊逃亡愚則謂今　國家雖無他國降民也即如　成祖之徒胡內附者散之河間保定之間彼且長子孫者垂二百年當無他矣而板升一種衆且十萬近在肘腋之間其所內伺中國而外勾胡虜與之出没者種種也朝或解願暮或裂眦以中國之教猶且有誶姑之婦叛父之子兄弟者之相屠戮而虜衆其能帖然乎即如虜雖稍懾

板升之衆其能袖手而旁瞰者遲之十年二十年之後已乎四也應之言曰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侵奪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恐生慢易分爭之漸竊恐諸鎭既以馬市相購非特虜之無當也即如諸鎭之歲遣官南來市繒守臣者且不無顧惜而相乾沒也而況於將領乎又況一切牙儈交易之衆乎其勢必至於以慢易分爭三尺豎童所不校而知者五也應之言曰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出亡從其親戚又曰邊人愁苦欲亡者多日闚匈奴中樂無奈候望

急何患則謂今之邊人所內困於衣食外劫於戰鬬而樂從虜部者恐亦無相遠況聞嘉靖年間大同之變其所負重罪而逃之虜幕者甚衆也或云板升一種即其枝屬者之羣而聚而節年勾引已屬無算歲愈久則其姻戚枝黨所招攜者愈衆招攜者衆則其生齒日繁訓聚日盛能無懼乎六也應之言曰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壁木柴僵落谿谷水澗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之久不可勝計一切省繇罷省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累世之功不可

卒復愚則謂今　國家固未嘗以罷邊爲號也然
既習爲馬市則諸鎮益藉之以爲輕裘緩帶而刁
斗無聞烽燧且熄矣非獨一切亭障城堡之間漸
以懈弛即如故時將帥卻勇周尚文輩所於戍兵
外各自募挽强仗劒陷陣摧鋒之士不下二三千
人虜衆深入彼且得擁麾下以爲邀擊故時吉囊
部中往往嚙指苟其嬰兒之啼或呼周太師以怖
之其見憚於虜也如此此輩物故巳久他所代者
其間健卒不無而因緣馬市以僥倖於虜之無他
者大率什九嚮時之所從故將而蒙矢石力戰鬬

者今全散而零落殆盡矣傳曰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此則與漢之障塞亭隧之累世不復者亦不相遠七也應之言曰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竊聞宣大陜西諸鎭往往因其部曲之要求無厭而曲爲羈縻不敢以聞者多矣卽如飛章闒間又陽爲諜酋長而罰之以牛羊駱駝以爲兩解其實與否又屬枝柱而無當縣愚討之漢高陳豨全起閭里情若父子已而卒叛逃入匈奴張耳陳餘結髮深交歡若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趙啓嫌首足異處故

曰患生於多慾而人心不測八也之八者患所按
應之請而互爲條次此其大較也然則今　國家
中外方恬於馬市而愉佚之者如此而患生獨倡
爲馬市之必不可恃者如彼世且罪我以撓羣議
挑戎禍而兒鉗之矣愚則謂當國者苟因患生之
過慮而以之罷馬市固不可然按閫臣頻年所請
而因之以弛戰守亦不可大略馬市未購以前歲
所括諸邊輓漕之費大較三百萬而馬市既購以
來歲所遣官外市繒帛以爲購於諸部者亦不下
一百二三十萬古人謂六國當以賂秦之金帛畜

戰士以賂奏之州邑賞功臣請賜通馬市者如通
年而陰計戰守者如往日且以歲所括馬市者之
半而因以饒諸鎮者閫臣之便宜如趙人之聽李
牧而得以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
從中覆故得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
士十萬北逐單于東破胡滅澹林西抑彊秦此其
最也不然或寬之文法重之權埶如漢宣帝之任
趙充國假之屯田且耕且戰以招西羌即如辛將
軍嚮然欲希中朝之旨以為功而帝獨不聽故得
以卒上便宜十二事而先零既服振旅來歸此其

次也或又習怯北虜以爲鐵騎十萬介而南馳其疾如風其崩如山且彼聚而常衆我散而常寡萬萬不易爲功抑不知兩敵相乘無常形無定勢特在乎爲將帥者善揣彼此之虛實生死嚮背以伏其機於虜衆之所不可覘而奮其氣於虜衆之所不能支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姑置弗論且如五代時契丹之梟雄也久矣其擁衆而南救王都彼自謂怒駟之奔王晏球僅以孤壘禦之方其陣曲陽立高岡而令曰諸將並櫜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

軍騎士抱馬項而馳契丹大敗當是時由曲陽至定州棄甲橫尸者六十餘里敗禿餒而走惕隱甚且村落之豎以鉏耰白梃而擊殺之者無復遺類於是時中國之勢幾震蹙乎虜之悍一也彼晏球者獨何爲哉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以羸秦席累世之强而項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則章邯成擒也以符堅之擁百萬而謝玄阻淝水而待朱序一呼風聲鶴唳皆晉兵而堅且隨亡也故曰特存乎將帥之奮與國家之御之者之有道也其他選將鍊兵蒐卒補乘廣諜用間蓄材用衆

之方不可枚述此在　國家之不忘武備而諸鎭將帥之因而爲功者何如耳不然中國之備稍弛而北虜之情不測歷年之間萬一中變則秦之勝廣漢之七國晉之五胡唐之藩鎭宋之遼金元固在輦轂間嗟乎於是時欲爲之計亦晚矣惟執事其財擇焉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大矣哉君之道乎以天下親之者也大矣哉相之道乎佐其以天下親之者也親之也是以天下若溴矣我不敢以爲疏天下若異矣我不敢以爲貳

天下若遐矣我不敢以爲遠蕩焉舉四海九州之勢進而置之几席之間而靡間焉者故恩澤發而衆赴之如流水威名立而天下承之奄若振槁呼之必應舉之必至而四海九州之衆亦相與雲合霧集環起内向而王之矣不然則君相者雖恃其紀法名號以奔走天下然情暌而易解德瑣而易竭小民者亦將起險阻譸張之情以詭言而奔彼烏得尊寵厚祿於億兆之上而儼然有之也哉故善親天下者王不善親天下者亡王與亡之間其利害之去若黑白而始實由於親不親耳故人有

言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其知君相之責哉
愚請原之人之言曰夫父母生我鞠我撫我畜我
長我育我顧我復我而出入腹我者也爲君者方
黼衮玄紞于上而爲臣者方食大官供内帳權使
百執事于下民之望之猶仰雷霆而踰神明將謂
其秉福澤制利害宛聲名震恐百姓懾伏奸宄而
使天下奔命于我不有悖道亂俗是則可爲耳彼
烏姑息吐哺之私而煦煦然以室家四海爲也故
父母之道親而君相之道尊親則生恩尊則生威
恩故近者易洽威故遠者易行無他家與天下之

分異也嗟乎嗟乎獨不覩夫天地之始乎乾稱父坤稱母盖言天地之親萬物也天親之而不能怙之地親之而不能恃之故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地以日月四時而覆臨萬物君人以仁義慶賞而悅四海二者之閒其實異直而功同殊名而德同何者方木實之生也茂其枝葉則本沃虔劉其萌蘗則本蹶無他所生同也君相者四海之本也而億兆衆庶者四海之枝葉也安則同其福逸危則同其苦惡治則同其底定亂則同其棼錯故噓之而天下之善氣生焉翕之而天下之

殊氣至焉一噓一噏而天下之勢吹之蕩之若尺寸之膚者其氣一也故嘗自天下之勢而縱觀之分都別野廣谷大川而非以為疏也殊爾形殼間爾齒族而非以為二也服食異用器械異度言語異節寒暑異至而非以為遠也彼明哲者善攝其勢出而擅威命之柄竊道德之資執靈爽之實肆然抗九州之衆而臣妾之者是豈以華屋玉食之也哉將以尊顯其勢與其位而親天下也今夫人升之尋丈之木則尋丈之勢之內者皆在所瞭而舉之矣已而升之萬仞之崖則萬仞之崖之勢之內

者皆在所瞭而舉之矣故位尊則明易徧勢尊則
道易行庶人之心形乎一家諸侯之心形乎一國
天子之心形乎天下庶人而闇戶庭之內有啼飢
號寒之聲則庶人不敢安闤闠矣諸侯而闇四境
之內萊邑相望餓殍相藉則諸侯不敢安堂階矣
天子而闇四海之內黔首惑衆遠近亡徙上下相
畏山谷易處則天子不敢安寢陛矣無他庶人以
父母乎一家諸侯以父母乎一國天子以父母
乎天下故君人者執生人殺人富人貧人貴人賤
人之權而親四海于上宰相者執生人殺人富人

貧人貴人賤人之權而親四海于下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嗜欲必通心志必同利害得失大略相當使上有豐藏之私則下有懸磬之憂矣使上有鍾鼓之荒則下有樵蘇之警矣使上有恣睢之私則下有流亡之困矣使上有傾險之私則下有魚爛之殃矣是故古之明王聖臣知其然置身于九重之上而昭曠于四海之外利在于甍輿而非以天下也則不敢以私其身利在于疆埸而非以天下也則亦不敢以私其社稷天下之人樂仁恕則上賞忠良天下之人苦刑法則上誅奸細天下之人

悅禮樂則上議度數天下之人厭兵革則上務休息天下之人苦楛腹則上屛搢笏天下之人利蓋藏則上弛山澤天下之人病冤鞠則上通顙告天下之人好直言則上設誹木故情出于垠庡而不在于天子欲出于閭巷而不在于宮寢旁皇周浹焉而天下之心若出之一人天下之埶若出于一家是以君相持其道以親天下而雕題交趾被髮文身之衆亦稱乂安四夷向風內難不作萬世賴焉神農黃帝堯舜湯文武之爲君風后力牧夔龍稷契伊召之爲臣是也否之何后世枉道之君宣

其驕淫以穢亂天下而臣從險媚之私以遏後其欲天下遠近莫敢必其命方其無事猶相與恐懼訛言莫可誰何及其一夫作難則思亂之士從而風走雷應並起以亡之矣此之謂以斬伐之道待天下而非以父母天下也故以天下至于亡此桀紂幽厲秦二世之為君飛廉惡來趙高李斯之為臣是也及其賢者則又君以威名不傳為耻而臣以伐勳戮績為忠其初也猶足以省已厚施而和其人民保守社稷以稱善天下及其身没則亦亡若朝露而不復顧之此之謂以羈的之道待天下

而非以父母天下也故以天下至于覇此夷吾狐
犯大夫種范蠡之爲臣齊桓晉文越王勾踐之
爲君是也噫斬伐之道鄙士羞之而所可與天下
悲哀者則中世覊的之道雖以君臣明哲之資猶
且大都甘心而役志焉爲何則謂其足以施英風而
成大畧也嗚呼父母之道不作而天下且爲之奈
何哉

田千秋一言取相

古者人君於臣下之蹇蹇而即待之以不次之擢
君子固未嘗不喜其英風大畧之足以有爲於天

下而律之以進賢之道或過矣何者士以次而進此古帝王所以待天下之士之常者而積日以爲勞積勞以爲最不過有司者之序遷而已乃若間有超俗之士爲國家建大議決大疑而有所感悟慷慨以當王上之意斯人也宜若世之所謂非常之才而不易得者以非常之才而輒授之以不次之擢斯則帝王所以鼓舞天下奔走豪傑之權而天下之士厭故常而喜於眩奇者抑亦皆將翺翔馳騖爭自濯磨以赴國家之用無不可已而君子顧猶斤斤然靳而莫之與者何哉傳不云乎國君

進賢如不得已夫以進賢而顧為不得已之意紆徐巽儒其間此固有深見遠識以為國家長久之畫其初若非世之人主之所自喜而要之其終則誠有不以此易彼者知此則漢武皇帝之於田千秋也因其一言之間頗當時事不朞月而爵以富民侯擢為丞相其得失固可論矣自今觀之漢興以來三公缺則取諸九卿九卿缺則二千石以下選諸所表以閒此漢之百官表之次第也而武皇帝以長駕遠馭之才輔之以儁偉卓犖之志翹然不勝其可喜可愕之氣而舉漢之制一切紛更而

變易之當其相千秋之始也或者以爲巫蠱之禍此其父子骨肉之間所難以口舌爭者當時左右不以言將相大臣外戚諸侯王不以言而秋也起自寢郎祿不滿百石位不過執戟一旦疏謀戚賤議貴出不避之言犯不測之禍而卒能訟太子之寃武皇帝翩然悔且悟斬江充以謝天下太子雖已死而歸來望思之臺猶足以稍慰天下忠臣孝子欷歔之泣而曩之里克之所不能忠于申生荀息之所不能忠于奚齊者而秋卒救之亦奇矣帝之惑于方士所爲長生不死之術而祭五時祭泰

山祭東海少翁文成五利以下日舉所謂蓬萊方
丈三島之說以唱其心而帝亦侈焉日增築甘泉
栢梁承露諸宮庭幾神仙之一遇以快其願而卒
無驗當是時較之秦皇之遣徐福輩入海也其救
則又過矣秋領鴻臚不數月而遽能引義及此彼
非其傑然中有所立不以利祿刀鋸褰裳踏尾其
間豈能深言之若是然則帝之相秋似亦未甞過
者嗟乎此殆未易議也文皇帝之相曲逆侯陳平
也甞問以决刑獄則謝之以責廷尉問錢穀則謝
之以責治粟内史其所自請惟上佐天子理陰陽

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鎮撫四夷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由此言之平未必能然而其職之所任則固非深於道德者不以及乎亦未始不自知之者故書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古者建官而以不必備爲號此可見帝王之深以遲留顧恤而不輕以與人彼豈靳爵祿閉恩澤若世之所謂刻印刓忍而不能與者哉盍卿大夫士以下各得以其才之所宜而舉其職之所稱與否吾器而使之可也不然則朝拜而夕黜之可也乃若相則以道德佐人主而進以師保於黼

扆丹陛之前消其非僻之心使宦官宮妾有所不敢肆外以其身領袖百官彈壓奸邪使强國大藩不敢竊發四夷百蠻卉服鳥言之酋帖然望風聽命而不敢彎弓而內嚮若此者謂其一言之間而可進退之耶故方其未相之時則洛百官卜龜筴外以謀於人內以謀於神然後賜印綬而廟見之及其旣相則天子比面而師事之與之坐而不名入見則爲之離席起立在道則爲之下輿有疾病則躬車駕就第而問之遣使饋醫藥者不絕于道不幸而故則親弔賻而哭之抑或不勝而退者則

許乞骸骨上印綬然後賜璽書黃金以寵異之而沒且不衰此則天子所以重宰相始末之略也顧漢興以來高惠文景之間大略金襲秦故雖稱非列侯不以相而一切進退之際如呼小兒然其所寵任之者不過吹簫屠狗與刀筆行伍之士而其最者特識法令習當時之務而已殆未嘗有古所謂道德之深於其間者故其進之也易而其退之也亦易有布衣上書言宰相得失其罪狀未及明而廷尉召之如取孤囚或縛或髡或下獄格殺而向之所共天子腹心股肱於廟堂之上者今且奴

隸之矣武皇帝仍而甚之武安魏其及李蔡而下以罪死者殆六七輩其僅保首領者平津侯弘與石慶兩人而已帝之視丞相也不過一大吏故其寵且辱而進退之也亦不過一大吏既其所以于一言之間稍當其心而輒賜之以列侯而相之或者不察而謂傅說版築也而武丁立爲相太公望漁人也而文王載之以后車與之謀師百里奚飯牛之朋也而秦穆任之以伯西戎范雎諸侯之客而折脅者也秦昭王封之爲客卿以謀帝業武皇帝之英風大略誠所謂不世之主也故其即位以

來援卜式於芻牧擢孫弘於賈豎起衛青於奴僕
出日磾于降虜而主父枚生張騫徐樂之屬並以
布衣韋帶之微驟列通顯若此者彼之瑰瑋博達
之智與古之明哲之君相爲後先故不次以待天
下之士其舉之也若轉圜天下之士亦樂爲其所
用而赴之也若流水不惟當世異之史官賢而書
之傳之至今猶赫然耳目若昨日事於乎以予觀
之此帝之雄心一時奮迅飄忽之氣若將席千里
之風霆而鞭撻之也及舉而思之則狠顧脅息而
逡巡頹敗有不可收拾者彼其初豈誠得夫世之

非常之才而寵任之哉當其太子之變壺關三老上書遡說以後而帝之骨肉之痛蓋已爽然自失矣痛斯悟悟斯憤而文成五利以來東齊迂怪之所爭言神仙者以萬數而杳不可睹則帝之初雖不勝其黃帝鼎湖之慕而於是時則已太息悔恨譬之倦鳥而思歸也故於千秋之言不覺入之也深而感之也至若省括而射者帝之所以不次而擢蓋以亟於明晦悟其過以謝天下故也不然忠言讜議入於朝則按國家故事寵之黃金可也賜之璽書可也召之待詔公車可也又不然如文帝

之異賈生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可也又何至于遽以片言之間而即授之以爲相哉此無他其輕以爵祿予人者必其有以輕天下士而然也予嘗觀元封五年之詔所令州郡吏民察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以聞而曰士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特在御之而已夫以擇將及使絶國者或者介冑軍旅之間猶可急天下倜儻不羈之士相爲馳驅而至於相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豈可與彼均之方紙而並名哉嗟乎惟其以相爲跅弛之士可以當之而與爲將及使

絕域者等耳此其於千秋一言之間稍稍當意輒
輕以授之而不恤也甚哉武帝之英風大略雖可
喜而千古者治國家建官任賢之術則未之有得
者雖然讀輪臺之詔而帝之晚節蓋已悟矣故其
病且篤而念鉤弋之子年尚幼顧廷臣無可與屬
大事者獨察車騎都尉霍光忠厚持慎遂畫周公
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者賜之而卒籍之以受顧
命輔少主漢祚因之以不衰嗚呼嚮之所謂文武
將帥邊國郡鄙茂材異等之士彬彬焉漢廷之上
者皆安在哉顧不以之及而獨於區區蹇納木鈍

若光者而舉天下之社稷手而授之吁假令其蚤悟而以幼主托光之意先見之於初又何至於一言而相千秋也哉

孔子變齊變魯

聖人之治天下也察於民之故以通其救故其執不齊其化匪驟而民以長治何者民之故不齊民之情也方其風之所感浸淫以成俗其俗之所敉辟之五方之寒暑燥濕剛柔遲速輕重跳獝相感而生者也紛紛乎其欲之不齊纍纍乎其情之不比而民之耳目方且翕然鬨然於好惡之異同相

與恬焉而不覺辟猶冀陸楚澤而不可以膠舟而治者聖人者則亦因其勢逆睹其趨爲其機而利道之而天下之民驅乎其闔更乎其倍逼乎其敎而風行焉以入吾之治者若雷霆之奄忽以下濟而齊民固莫識其端者是則聖王御世之軌而所以長治天下者也易曰堯舜之世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嗚呼其諸孔子之所以治齊魯者乎何以言之夫先王之道不可驟施於民也忠信之俗者先王之田也而禮樂文章先王所以耕之耨之而芟之而穫之者也王者之治天下國

家也猶農夫之治穡也農夫也者夫豈有舍其田而顧爲黍稷也哉而惟聖王之治亦然夫豈其忠信之風則亦不可望之齊民也凡民之有血氣相感而生也殺於川谷攘於法制淫於觀聽而杳然行乎民之耳目也而不可携貳是故其俗之不齊也險於山川水因地而制流人因俗而異勝則政亦因俗而易通聖王者亦安能以執一之法而聽民之不齊之俗也哉吾嘗觀於齊魯之郊蓋自周公太公之立國也而仲尼已識其初矣夫太公之封齊也尊賢而上功孔子覩之而曰後世必有簒弑

之禍周公治魯則親親而尊尊孔子覩之而曰後
世寖微矣夫篡弑行乎齊而魯止微者豈齊之人
然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而
況伯禽以來中歷隱桓莊宣之衰兵劫於公子翬
政移於慶父彊僭於讙闈戚遲於舍中寶貨竊於
寶玉大弓其勢之微駸駸乎其如綫矣而周公伯
禽之舊猶在也故孔子治之三月羔豚不飾賈男
女別於途嗚呼而魯豈必治哉其勢然也至齊則
不然方其太公之與萊夷爭營丘也務漁鹽之利
于民也漁之而不禁故其再傳而爲哀公爲胡公

爲厲公爲襄公或烹或格殺之或即戮於宫相繼
數姦及桓公之九合諸侯而會兵車衣裳于天下
也曹沫之盟大夏之代陘口之次雖其威行於中
山衆衞許鄭之郊而齊俗之誣上行私也則寖以
危夷吾強之而自夷吾壞之者蓋不止十二於天
下也而在魯如何也故魯之道近夏而齊之道近
周魯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齊民之敝
利而巧文而不憪賊而敝魯民之溺也親而不尊
猶之溺於水齊民之溺也則尊而不親猶之爇於
火而無類矣此之謂齊魯之形故先王之于魯也

辟之農夫之有田也而至於齊則多故矣非奪其耳目則不足與治其喬辟非攘其貨力則不足與戢其驕淫非嚴其晝象則不足與淆其公私非弁其汚黷則不足與塞其倍畔故吾嘗由孔子之所以論齊魯者而度之孔子而得魯也誅少正卯墮三都再則收季氏歸魯公正公室徐以周公之法加之其不朞月而成康伯禽之澤固可灑然而舉也至齊則雖常登臨菑而望瑯琊洋洋乎大國之風而上下乃脅亦已紙紙乎幽厲之國已孔子而爲之將不特廢崔杼誅陳恒放慶父歸侵田而已

也而所以散齊之亂以收其衆以恤其危以翦其
傾否以懾其譎詐以鋤其生將必爲使齊民之不
用目而易觀不用耳而易聽者不知其幾而後文
武之道濡以成之無他不如是則齊之忠信之滋
衰而益不足與有爲故也嗚呼方武王之伐殷也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封帝舜之
后于陳者是易暴以仁也豈不欲以虞夏之道施
之民故遲其身以歿而周公成王且歷世焉而後
行何哉蓋殷紂之無道也不勝其敝矣是故武王

驅飛廉誅惡來滅助紂之國者五十及殷民之壯者老老者日以死而殷民之耳目漸易焉然後以次而受而先王之道若引江淮河漢之水而行之國中也嗚呼大哉武王之變殷也其即孔子之變齊以魯而遲之先王之久者乎此無他聖人之治天下也如醫者之視疾然醫人之疾感之乎毛髮者也剔之治之可矣齊人之疾感之乎膏肓者也非藥石以敗之其術靡施而且元氣靡散毒亂而不可拾焉則固所以吹濞之而嘘吸之者益不可勝用也故傳曰民慢則糾之以猛民殘則糾之以

寛又曰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嗚呼此之謂聖王經緯萬端之權而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所以維持天下之治亂遲速而歸之不廢者非明於天之道以察於民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張良從赤松子遊

古之人功成而身退也或疑其托羽人者流以遠害焉似矣而非所以論其道術之深者也何則古之至人嘗有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爇非其水不濡也有所超於水之外而後其水不爲吾濡也非其火不爇也有所超於火之外而後其火不爲吾

爽也故能以其身逆天下百戰之間而爲帝者師間從之以建石畫出殊計以定天下及其功成之後而其身輒飄忽幻伏而不可摯世或見當時所與共功者禍不旋踵並蹈覆亡而彼獨托言羽化者流得以御讒構遠猜忌處不韙之朝挾蓋世之業名流於府庫澤施於後世抑不知非由功成之後而後以身脫之也彼於仗劍之初其心固已遠矣故爲而不有身雖入於世之馳驟之間而心常出於世之羈絏之外此其所以深於道術較之三代純心之臣不無有間而苟自其入水之不濡入

火之不爇者求之庶幾乎古之翩翩至人者已嗚呼史遷稱子房從赤松子遊然乎否耶且赤松子者吾不知其何許人間按劉向列仙傳從神農氏服水土而爲雨師者也數往來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已而少女追之俱與仙去此則傳記間所世習其說以相矜者也而子房者習術人也其於天下之故抑瞭然矣豈不知世之所習神仙者幻而非眞者也何至於棄萬戸侯舉其身而從之遊從之遊矣而嚮之所謂崑崙石室者之深王母少女者縹緲霞矯之佩抑嘗與之相及

上下乎否也嗟乎此其所托者遠矣世之不知者以爲漢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劒百戰而有天下所相與戮力翺翔特酇侯蕭何楚王韓信梁王彭越九江王黥布與子房者數人而已今日誅項王明日輒奪信兵未幾而縛之雲夢矣又再而斬之長樂鍾室矣又再則醢梁王越矣又再則走九江王布以杀丹徒矣獨酇侯何所共起豐沛以奉錢二而束髮爲深交者然入關以後未幾而數使使勞何何且引鮑生之說悉遣子孫昆弟戍軍矣再則置衛衛何何且引召平之說而悉輸家私財佐軍

矣又再則數使使間相國或疑得百姓心何且多
買田地賤貰以自汚矣觀其待信越如此則其待
諸將者可知待何如此則其待他功臣可知大略
高帝之定天下非席累殷周百世長厚之澤特以
英武之資權謀之術而其爲人則猜能忌功者也
子房之智有以蚤見而豫待之特托赤松者流數
稱病辟穀內以明其澹宕自好之志而使之不吾
慮外以遠其割裂河山之嫌而使之不吾忌此其
所以獨脫於虎口而進則與諸臣同其功退則不
與諸臣同其患而世所以稱子房之智有以也嗚

呼似矣彼皆見其影指其形而未能覽睹其神者也何則猛虎文豹非不深林而思以避獵者之蹤者也而所以卒死者惑於豕鹿也鶴鷁鴻鵠非不雲薄而思以遠弋人之繳者也而所以卒死者惑於稻粱也間按子房事漢本末豈待天下之定功臣之封淮陰黥布者之僉相狃臨而後思所以潛身而脫禍亂也哉蓋方其以魁梧奇偉之資而狙擊於博浪沙中之上圯上老人固已逆折其踞傲鮮腆之氣而深其知雄守雌之術今世所傳黃石書大較古之陰符之遺也席矢石力戰鬭而非所

以爲得狗城邑屠河山而非所以爲武刻符剖封累世勿絕而非所以爲榮彼於世之馳騁覊紲之故蓋已飄然雲颺風翔其間而非所得而縶之矣故其入關則從而所令待重寶啖秦將爲之疾擊嶢下軍者時則酈食其與諸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還定三秦則從而所令燒絕棧道示項王無東意時則漢皇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東擊楚王至彭城則從而所捐關以東與諸將共功者時則韓信彭越黥布爲之也子房不得而與也自陳以來傳海盡與信雎陽以北至穀城盡與越遂

及會兵垓下而誅項王者亦信越兩人之力也子房不得而與也及他護太子都關中大都子房本謀然子房雖時時從子房亦未嘗佩漢王寸印尺符而躬爲之斬蒿萊剪荆棘此子房所以功蓋天下而及其剖符定封籍軍興者猶不得以按日月累勞最而書之也史遷不之知而書曰子房多病未嘗特將子房之所以不爲漢特將者其果病耶抑以他耶及其末也廼自稱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列通侯於布衣極矣願棄人間從赤松子遊嗚呼使子房不先見於謀臣盡烹之時而顧

嘗禍於狙臨信越之日不預審於布衣客遊之始而欲巧脫於獄繫相國之後抑晩矣而漢其能聽之哉故子房欲歸韓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雅屬意在韓也子房恥爲特將而漢王輒聽之者以子房時時稱病也巳而子房欲辟穀道引以呂后之姤猶爲之使人強食以子房之無意人世哀其如白駒過隙也使子房而於韓信彭越諸臣者功能自喜之心於韓信彭越諸臣者所強漢王分王之心稍稍毫髮情露其間以高皇帝之雄呂后之悍且妝之蚤矣故曰巧於取名者名必毀捷於逃

禍者禍必隨間按子房故事而以之彷彿殷周所載伊尹太公諸臣誠爲不同苟自其道術之深而善處功名之間以之進則薄日月退則混龍蛇入汙泥而不滓軼埃壒而不薉抑古今之際所僅見者春秋以還平吳之後遂以載西施扁舟五湖者范蠡之所以不困于勾踐也射箭聊城卒殺燕將爵賞不受已而遂逃者魯仲連之所以避跡于東海也時方陸沉避世金馬門東方朔之所詭情於滑稽也白衣相天子縶四將調兩宮臨德代猜間之朝而名若泰山者李鄴侯之所獨擅夫衰唐也

嗟乎彼四人者其材之小大器之遠近不能盡同而其道術則與子房略相當者也嗚呼此眞其際微矣乎故曰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爇必其有所超於水與火之外者也孔子觀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老氏以虛無爲用子房者豈其嘗從圯上老人遊竊老氏之旨而得之者耶